

张晓玲《隐形巨人》:

成长路上的恐惧、孤独与罪恶

□钱淑英



每个孩子的心中都可能住着一个隐形巨人,读完张晓玲的《隐形巨人》,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这样一句话,一直盘旋不去。隐形巨人这个从幻想世界里走来的意象,和父亲的形象交缠在一起,真实地存在于主人公陈喜的生活中。小说开篇,隐形巨人游荡在陈喜8岁那年的荒原上,但随后就不见了踪影,仿佛只是暗夜里的一场梦,很快被现实的阳光赶到了看不见的角落。它因此而构成了一个大大的悬念,贯穿小说始终,成为我们理解作品的关键线索。

那个从荒原里走出来的小女孩,4年后即将迈入中学校门,她就那样站在夏日明亮里,缓缓诉说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到,主人公的生活并不完美,一定与父亲的缺失有关。父亲究竟去了哪里,是否遭遇了什么意外,我们对此并不知情,但心里却隐隐担忧,害怕真相随时都会跳出来,使人不可避免地陷入悲伤情绪中。幸好,日常生活的烟火可以抵挡内心的孤独,让日子过得温暖和丰盛。偶尔,父亲和巨人的形象会从困倦的瞌睡中探出头来提醒我们,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被遗忘了。这种遗忘恰恰反映了主人公深埋心底的恐惧与渴求。

这个隐形的伤口化为更多的内心体验,隐匿在陈喜的成长之路上,直到哥哥站上1000米长跑的跑道,费老蹲下来为他系鞋带的那一刻,才跟随着蜂拥而来的记忆轰然开裂。尽管已经有所预料,但当这个事实到来时,我还是禁不住泪如雨下,为父亲的结局,更为两个未长大的孩子。在这里,作者用冷静节制的语调讲述着这段汹涌往事,以孩童的视角准确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理和情感,显示出了叙事的经验和功力。

关于父亲的谜底揭开后,对主人公陈喜以及他的哥哥陈欢,我的心里产生了更多的体恤和怜爱。离开父亲那宽大温暖的背,陈喜的世界似乎缺少了些许温情,这个因父亲缺失带来的洞,等待被填补。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



渐发现,对于陈喜而言哥哥成为了父亲的替代者。从妹妹穿上哥哥的大鞋并骑上他的背走向荒原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替代就已经发生。虽然陈欢并不是父亲形象的完美替代者,但他对陈喜而言是无比重要的存在。

哥哥行走在自己的江湖世界,妹妹沉浸在自己的情感天地,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心灵轨迹,后来因为一个叫易勉之的男孩被紧紧捆绑在了一起。除了身上的清爽和干净,易勉之丝毫没有所谓镇长儿子的派头,他的身份早就令人生疑。但我情愿跟随主人公的目光,在理想和向往中为她寻求安慰,不忍心让现实的洪流一再地摧毁童话的宫殿。所以,当看到兄妹俩在墓地与易勉之母子相遇时,我颇感意外,而易勉之的椅子砸向陈欢那一刻,更是让我猝不及防。意想不到的伤害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袭

来,惊得我心里发痛。它似乎和主人公心里想要抹去却无法根除的嫉妒和邪恶有关,事故看起来就是由此而引发。但实际上,罪恶早已在人心酝酿,在看不见的黑暗处酝酿,或许在花小英喊出易勉之是镇长儿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复杂面向被作者一层层揭开,不论是懵懂少年还是世故成人,无不向我们袒露了阳光与阴影相伴相依的内心世界。

小说着力描写了主人公与童年告别的孤独旅程,一种童话被现实戳破后的疼痛感始终在字里行间蔓延。陈喜如此艰辛地行走在面向现实的成长之路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童话可以那么容易被忘记,隐形巨人的存在,暗示着这个女孩从未放弃从幻想世界寻求慰藉的渴望。童话里残存的光亮,的确给置身冰冷现实的主人公带来了些许温暖,但紧随其后的失望又让她对未来不敢抱有奢望。爸爸的彩色蜡笔、易勉之的温热眼神、花生麦芽糖的香甜、陈欢的灿烂憧憬,都像一个个美丽的肥皂泡,转瞬之间化为了泡影。摇摆动荡的生活仿佛将陈喜推向一片汪洋大海,她的生命之舟寂寞地打着旋,掀起的波浪和漩涡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这种不知何处是尽头的苍茫和混沌同时也让人感到茫然和恐惧。

陈欢住进医院后的那个下雪天,陈喜一手捏着雪团,一手拿着饭盒,在冷热交替中感受着疼痛的快感。从这样的情绪变奏中,我不仅看到了主人公的精神困境,也看到了作家的叙事困境。我们可以发现,作品后面的叙述语调相较之前显得有些匆促,少了一份舒展和从容。如何在矛盾冲突后精巧地设定角色转变和情节走向,在最后给出一个既真实可信又温暖人心的结局,这是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创作难题。在两人除夕夜相聚墓地的那一刻,在陈欢墓碑前递给易勉之“炸药包”的那一刻,在陈喜看见隐形巨人后眼泪汹涌而出的那一刻,作家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对话与和解的希望。小说结尾处的这个场景,给读

者带来了情感的慰藉。

作者用声音、感觉和画面刻写下的这些成长的横截面,有着细腻丰富的纹理,能够激起读者的共鸣和联想。但另一方面,作家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相似情绪表达,不免使人产生阅读上的审美疲劳,而由多种修辞导致的细节肥大,则可能分散读者对小说整体的注意力。有时,穿插其间的回望视角所带来的某些片段,又因未能和主线妥帖地融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故事进程,从而影响了作品的叙述效果。张晓玲是一个写作功底扎实的作家,她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成熟路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她若能收起文字的枝蔓,让结构之伞更开阔有序,细节描写更结实有力,将使文本呈现出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尽管如此,通过《隐形巨人》这部小说,张晓玲还是向我们证明了她的写作才华。隐形巨人这一形象的创造尤为成功,其时隐时现的贯穿方式可以更好地揭示人物的命运轨迹和情感脉络,而意象化的叙事方式甚至掩盖了小说情节设置的某些缺失。这个由父亲召唤出来的巨大形象,一方面折射了少女敏感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也揉进了父亲的身影和气息。隐形巨人用父亲般的温柔环抱化解了陈喜心中的怨念和恼恨,促使她重新接纳自我,拥抱整个世界。而当隐形巨人从黑暗中的空洞存在变成毫无遮挡的一片明亮时,主人公便真正在心灵上挣脱了藤蔓的束缚,由此实现从童年到少年的艰难跨越。

每个孩子的童年生命里,都可能遇见一个如隐形巨人般沉默而洪大的黑影,其释放与外化的过程,能够帮助儿童直面心中的恐惧、孤独和罪恶,并在对话与和解中获得成长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形巨人》无疑是一部包含了丰富意蕴空间和强大情感张力的优秀作品,对读者而言有着精神引领的重要价值,它可以用文字照亮少年儿童的生活世界,带他们走上自由广阔的阳光之路。

■新书快递



《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全6册) 江晓原 主编 接力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这是一套面向青少年普及传播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科普类图书,从满足青少年的好奇心角度出发,以叙述体文本为主线,串联起一个个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通过详实的史料、深入浅出的语言、全面透彻的分析,探讨科学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以及科技与各种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全书配以近千幅精心选择的插图,数十个与内容相得益彰的表格,图表文的完美结合,让青少年读者在科技长廊中轻松漫步,流连忘返。



《我的名字叫光》 童言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全书以细腻深情的笔触,以充满创意的方式书写了一个个别出心裁的动人童话。自然科普童话故事涉及树木、花草、动物、天问、物理等自然知识,心灵启蒙哲思童书书写了人世间的亲情、友情、梦想和美德,带领孩子们回归纯洁无瑕、美好快乐的童心世界,给予他们希望、力量和智慧。本书文笔清新、唯美,弥漫着田园的气息,每一个故事都有着独特的主题,能够引导孩子爱上阅读和写作。

■短评

重回童话的诗性品格

□陈香

文本的开放性、潜隐的意义和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使新世纪以来的童话写作迎来了自己的文体突破,发展可能和创作小高峰。荒诞性童话、寓言性童话,包括童话与儿童小说的建构,均使童话创作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和缤纷的面貌。然而,在童话创作呈现出如此多元多义的格局之时,我们还是要呼吁,勿忘传统的诗性品格,在创新的同时,童话也要重回到自己的经典写作道路上来。

儿童在第一次接触到儿童文学作品,或者第一次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往往是童话——之时,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寻找恒定的真理,以及能给予他们心灵愉快温暖的答案。童话故事里总有一种总体的基调,一种循序蔓延的氛围,在这里,什么神奇的事情都可以发生,满足孩子们对戏剧性的渴望。然而,童话里的诗意与爱,会让这个神奇世界变得安全,让孩子们可以获得对世界恒定的认知,以及在超越现实的浪漫精神历程中拥有莫大的安全感。

显然,《风的孩子》正是这样一部重回童话写作经典品格的作品。细腻温柔,轻盈灵动的笔法,营造出了诗情画意和温馨情感的童话意境,触动孩子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更是对儿童生命本体的思考,“洋溢着生命力、美好和想象力”。

《风的孩子》讲述了一个故事。男孩奔奔是一个有些特别的男孩,他是被风养大的孩子。他喜欢在春天的芒草地里打滚,他在松鼠家借宿,他和山神的孙子玩耍,他知道松鼠妈妈让果酱变得更好吃的“秘方”,知道狐狸妈妈让毛线染上秋天颜色的“秘方”。他随着风四处游历,他听过石头唱歌的声音,拯救过一大片消失的森林。越过山林的尽头,那是人类的世界,他小心翼翼地触碰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对他如此的不友好,奔奔想永远留在芒草山谷里。可是到了6岁的年纪,风妈妈读懂了他的心,送他回到人类的世界,学习、工作、遇见喜欢的人。可是,在奔奔的心里,永远珍藏着一座美丽的芒草山谷,那是他永远的家。

芒草山谷,那个像风一样自由、像彩霞一样美丽,自我如同英雄一样伟大的世界,描述的是孩子的内心世界,是儿童幻想中的精神世界。儿童在激情和幻想中获得人格的力量,获得勇气和信心,从而完成内心的成长。而那个山林边的人类世界,正是象征着真实的世界,由于力量的弱小,儿童在这个世界往往容易遭遇挫败,由此,他以“泛灵论”作为解决问题和寻求答案的基础,美妙的旅程、夸张的希望和对于未来成就的美丽梦幻,使儿童获得幻想性满足,让他有勇气一次次踏上那个遭遇困顿,甚至头破血流的现实世界,获得内心和现实的成长。

托尔金曾言,优秀的童话故事应具备如下特征,即“幻想”“恢复”“逃避”和“慰藉”——从深深的绝望中恢复过来,从巨大危险中逃离出来,但最重要的是获得慰藉,该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奇妙难言的体验,那如此美丽的芒草山谷,正是儿童的无意识世界的投射,体现了儿童“互渗的思维方式”,以补偿和改善现实世界。

诗意的介入,卓绝的想象,让这部作品拥有了独特的审美品格和精神气质。诗意语言使这个童话世界细致而丰盈,情节柔软而舒缓,在环环相扣的细节链中,处处体现温暖动人的情感。比如,老树爷爷最后做的一条阳光毛巾,是用秋天的阳光纺成的线,闪烁着蜂蜜般的光泽,溢满了甜甜的果香,老树爷爷把它送给了鼯鼠一家,因为他们住在地下,需要感受阳光的明亮与温暖;老树爷爷为奔奔做的灯笼,里面的光是从苹果、杏子、柿子等各种熟透的果子里找到的三季阳光,不像阳光那样刺眼,也不像星光那样冰凉,更不像星光那样顽皮。虽然奔奔很爱这只灯笼,可还是把灯笼送给了山神的孙子,因为,山神的孙子要打着灯笼等爸爸妈妈回家,怕黑夜时他们找不着回家的路,而山神的儿子和儿媳,为阻止一场山火的蔓延,早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类似细节比比皆是。在这部作品中,童话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经典写作风格上。那就是,散发着浓厚而持久的诗意光辉,诗意中流淌着真实而深刻的生活哲理,指向生命与爱的世界。对生活、对周围一切始终保持着诗意与善美的理解,正是童话赋予童年生命的最大馈赠。

惟一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结构,让保持童话文本的内在张力与该童话的基本调性一致,其故事结构也是缓缓推开的,但还是应该有贯穿始终的主线,情节的展开不能漫无边际、太过随意。

纯真的年代 纯真的童心

——评安若水《煤城里奔跑的童年》 □赵妙晴

安若水的长篇小说《煤城里奔跑的童年》,最大的魅力是纯真,不仅有纯真的年代、纯真的人际关系,还有作家的一颗纯真的童心。

小说语言非常清新纯朴,文字极其干净,尽管写得很细腻,却没有赘述、复杂的语法和句式,就像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少女,带着花朵的气味,伶俐齿地讲述着一个童话般的梦境。小说的人物刻画也非常高明,读者不知不觉地就被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引领,人物的形象也逐渐鲜活起来。至于人物性格、特点之类的刻画,更是信手拈来,落笔到位。

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常常没能做到让人物天衣无缝地融入故事中,总是有着明显的“创作痕迹”。在《煤城里奔跑的童年》中,人物的出现基本能做到顺理成章,不需要刻意的铺垫和说明,故事背景中已为人物的出现埋好了伏笔。作者可以用较少的笔墨,洒脱地把人物刻画得恰到好处。由此,整个小说几乎没有“创作痕迹”,叙述者像一个高超的催眠师,让人不知不觉中沉入她所营造的梦境。

故事从1972年秋天“我”作为一个适龄儿童入学的事情说起,开篇没有过多的陈述和铺垫,展现出一个个六七岁孩子对于上学的憧憬:背着小书包、拿着小板凳、走在上学路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这是我们人人都有过的经验,我们看着小主人公,就像看着自己童年的旧照片,忍俊不禁地会心一笑。

在《引子》里,作者简单交代了故事场景,是她童年时代生活的煤矿棚户区,满载童年回忆的棚户区如今却要拆迁了,“过去的生活场景将不复存在”。安若水用极具镜头感的几个短镜头,既勾勒出一幅“有故事”的棚户区残景,又为后面整本书的情绪定下了一个明亮、忧伤又幸福的调子。只要深入阅读作者的文字,就会被情绪所感染,而伴随着她淡淡的声调,继续走向回忆深处。流畅的阅读体验除了得益于文字本身的凝练,还在于作者恰当地把握了叙事的情绪和节奏。

1972年,在一些条件不够好的小学校,低年级的学生需要从家里带小板凳去学校自用,那个时代出生的好多人,想必都有这样的记忆。所以上学用的小板凳,几乎是孩子“身份”的象征。住在煤矿棚户区狭窄的屋子里,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最末的小姑娘安格,在入学的前夜非常宝贝自己的小板凳,既没有办法和二姐争屋里的地方,又觉得院子里“放哪儿都舍不得,觉得哪里都不干净”,最后只好把擦得干干净净的小板凳倒在咸菜坛子上。

简简单单的两三百字把一个个子女家庭孩子的处境与心刻画得细腻而周密,我们的童年不是也曾有过相似的心事吗?安格的小板凳虽然只能倒在咸菜坛子上,但读者一点都不会为她难过,因为她的家庭虽然不够富裕,居室很狭窄,但是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乐观上进、相亲相爱。当我们讲述一个人的处境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的判断告诉读者,但在本书中,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判断强加于读者,她只是在慢慢地讲那过去的事情,把判断的权利和想象的空间都留给了读者。

《煤城里奔跑的童年》这本书,写得朴素、节俭、入味,读起来令人不知不觉地沉溺其中、意犹未尽。看到书中出现的上学的小板凳、下乡支农、学雷锋做好事求表扬信、积肥交任务、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儿童团、曾经时尚的纱巾、男孩子的冰猴儿陀螺、女孩子用发卡卷刘海等历史细节,仿佛重新回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空场域中。读者可以随着作者的文字穿越到40年前那个明净、温暖、幸福而又带着些许清苦的年代。那些似曾相识的笑脸、小把戏、泪水和背影,像一个荡漾着的甜美的梦,令人沉浸其中,不想醒来。

此外,小说的结构非常严谨。时间限制在1972年至1976年间一群孩子念小学的阶段,故事主要场景就是煤矿棚户区,主要人物是5个性格和成长环境似而不同的小孩子,他们各自的人生来由而相聚在棚户区:安格是个怀有梦想但生活在煤矿区的女孩,她总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因此非常爱读书。叶波则是从大城市青岛“流落”到偏僻的营城煤矿,由此,身上带着外面世界的气息,这种气息深深地吸引着安格。小霞有个患绝症的哥哥,全家为能延长哥哥的生命而节衣缩食。雨生有个脾气不好的后妈和几个爱打架的“后弟”,但却是有担当的男孩子。大鹏则处于父母动乱的家庭环境中,但也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手工爱好。三女两男5个孩子,来自5个家庭。安若水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刻画出每个角色的性格走向。一个人的童年与家庭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基本上来说,家庭是什么样,儿童的性格趋向就是什么样。所以作者可以从容地娓娓道来,书中没有多余的抒情和冗繁的评判,只有越挖越深的回忆。

儿童文学作者需要有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那一颗心中,永远饱含春风春雨。《煤城里奔跑的童年》既有非常专业的文学性,又有无比纯真的趣味性,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那纯真的年代,更能触摸那纯真的童心。



《新型冠状病毒走啦!》 幼儿画报编辑部 编 聂辉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20年2月出版

以冠状病毒自述的形式讲述了冠状病毒是什么,病毒是从哪儿来,病毒是怎么传播的,人和人之间又是怎样传播的,冠状病毒会给人带来什么危害,科学家、医生、护士怎样对抗病毒、治病救人以及怎样远离和消灭冠状病毒等等,语言浅显、内容充实、有趣又生动,用图画为孩子讲清楚这些问题,从而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勤洗手、出门戴口罩、好好吃饭、按时睡觉,养成生活卫生习惯。



《41℃演讲》 蒋学晶 著 新蕾出版社 2020年3月出版

本书作为41℃成长书系之一,是作者继《流鼻涕的秋天》之后,第二部原创少年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做“夏天”的男孩,他对“一定”“肯定”这样的词语“过敏”,为了向把“一定”当作口头禅的李老师证明自己,夏天和同学孙浩、莉莉成立了“41℃演讲社团”,他们用与李老师截然相反的演讲策略,与李老师的得意门生金磊一较高下。41℃是火热的温度,孩子们正在全力以赴做的事情,就是最酷的事情。